舊堂集

信

傳 序 記 跋 銘

上梁文

附錄

祭文

行狀

墓碣銘

gift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AUG 01 1970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kudangsonsaengmu058800

蒼堂先生文集卷之九

雜著

傳

烈婦孫孺人傳

孺人姓孫氏貫月城商山士人必慶之女也嘗按三綱行實有孝子孫順夅以埋兒得鍾著之異卽遠祖有東都尹野村先生諱萬雄其澤尚不斬也孺人幼而頴悟絶異纔匍匐經痘而眼翳父母患之與喫苦丸曰此藥利病輒開口呑得撥雲效入異之三歲適有隣家婢昏夜乞器用母方就寢孺人在懷中日勿驚我母睡有器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在彼可覔去七歲偶蹪傷膚至血出狼籍母抱持泣孺人笑曰兒痛不甚毋無過憂稍長性行益端潔幽閒聲音不出閨門或省諺書至古婦女淑德烈行處則輒三復欽慕擊節歎尚不已二十許字於夏山成孝悅及歸事舅姑以誠待君子以禮處娣姒以恭成氏族咸稱其善執婦道未幾來覲親翌夏舉丈夫子其冬孝說亦來即病日危篤孺人日夜祝天乞以身代孝說竟不勝疾孺人屢絕僅甦遂挈幼將隨櫬歸泣且辭父母曰不孝女生而多疾重貽鞠育勞又見疾神明遭罹至此實無生全之意願父母以我爲初不生一置之忘域及葬號

擗絶仆因傍人救僅不死所着冬絮經春不改委伏苫
塊不欲向人雖婢僕鮮有見其面者一日遺孤忽得疾
見化孺人不甚慽於是遂決下從意語伯姒曰吾所以
隱忍苟活以至今日者只爲此亡夫一血塊天且奪之
我生何待但尊舅姑老無子不孝於目前大罪也然終
養在冢婦吾意決矣因請夫從兄孝璋託立孤事至於
夫殯饋奠身後襲歛節皆分付哭婢處置甚從容擧家
知其意諭萬端回不得遂迭相守夜半孺人忽自慰曰
吾誤矣如吾薄命世或有之姑留於世可立嗣以歸有
辭於亡夫氣色卽自若守者小解與伯姒共枕臥鼻息

故睡鷄鳴伺傍人乍寢潛出夾廊遂自引於梁下傍人覺而視之已無及矣卽兒夭之越二日也嗚乎何其烈且難哉世之或殉節者多出於倉卒迫切情境有不能自忍者故至或不顧亾夫之後事不恤赤子之呱呱而一任偏性甘心殺身不復知義理之爲何事此則不忍之過者耳惟孺人之烈則不然方其遺孩之生也爲保亾夫一脉而審量其棄死之非義及其遺孩之不保則自顧薄命於夫家無益矣義不可苟寄於世遂舍魚取熊從容就死至判大節而不疑嗚呼何其烈且難也夫子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孺人殆近之矣

孝烈李孺人傳

孺人姓李氏貫慶州益齋齊賢之后士人行源之女也年二十一歸新平士人李亨基性靜貞修婦道謹待君子如賓未幾亨基患項瘇多服蛇輒先嘗又日三吮以去惡翌年舉一男夫病竟不起李氏粒米不入口號絶欲下從一日忽憣然曰今老姑在堂一塊在襁吾之死大關慈孝是可忍耶遂親井臼力紡織以養姑撫育遺孤至十五歲頗聰慧可愛又遘癘夭李氏撫屍一聲哭曰兒且死我生何爲但姑年望八夫兄與兄子俱鰥無他娣姒之養姑而家又窶甚吾死則何以衣食吾老姑

吾不可以死乃處之自如不以戚戚容見於姑足不出
籬外惟服勤就養竭其誠意越三年而夫之兄子始娶
婦入門李氏撫新婦背曰新婦如此足養吾姑因申申
語新婦曰尊姑老惟至誠善養遂乘間夜潛入寢房引
頸而絕噫李氏之死何其孝且烈哉盖李氏之心初已
矢死於夫死之日而爲育遺孩而不死中而決死於兒
夭之日而爲養老姑而不死及其夫姪之娶養姑有人
也則於是乎視死如歸從容判大義於夫死十七年之
後嗚乎何其烈且孝而孝且慈也女性本貞一古今殉
夫之節者往往有之而或不顧老舅姑弱子女之無所

顙不忍其寃痛迫切之心汲汲然卽地致命有若不分赴水蹈火之爲何許物事而初不念及於不孝不慈之歸若此者類以君子律之烈則烈矣而謂之成仁則恐未可也余故曰李氏之烈猶易而李氏之慈孝爲難判命於卽日猶易而從容於十七年之後爲尤難鄕士林以孝烈卓行方採聞于官

長水縣故吏朴姓人血書事蹟

湖南道碧溪縣西去十里大川邊石壁上有血書墮淚碑三字卽故縣吏朴姓人爲縣寄殉節處也蓋再去丁巳有趙宗冕者知縣事適以事出値川水漲馬跌而仆

乃渰沒不救朴吏遂直赴水負屍出既出則嚙指出血血書三字於其傍石壁之面曰墮淚碑書罷因嗚嗚大痛曰爲人吏不能謹護行使吾賢守卽地致命義何忍獨生因復自投水死云嗚呼何其烈哉當其主之渰也方凶濤蕩潏入則必死既如踏平地卒使其主寃骨得免魚鱉之腹此固常人之所難也痛惜其主寃要以壽千載名則墨而書書而刻固宜矣其貫心至痛不暇顧一指之痛三字血畫至今泣鬼神透頑石則此又是難中之難也既拯出矣又血書矣則渠之責亦可以塞矣猶以爲不死無以報其主乃甘心就死而無悔此所謂

一節難於一節一節高於一節則雖史冊所載古之忠臣義士者如此吏之烈者盖曾所未見聞耳今之去昔丁巳已至百有二十餘年矣雖刻而深者剝蝕漫漶易至於稀微不堪識而況血書之在石面者風可磨雨可洗蒼苔之所侵赤陽之所曝幾何不沒其字而渝其色理必消滅無痕而血畫尚至今分明血痕尚宛然如昨使數百載後觀者自不覺髮竪而氣聳焉嗚呼又何其異哉是果寃氣之所結烈氣之所聚閱萬劫而自有所不能解者耶惜乎邑僻而文獻無徵傳其姓不傳其名其子孫亦無傳於世悲夫悲夫今之守茲縣者即吾表

弟柳君也目覩異蹟爲余道甚詳遂書之

庸學講義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

大學者初學入德之門而德者吾心之所得也中庸者聖人明道之書而道者循性之謂也然則大學之言心就德上說而蓋是下學之事也中庸之言性就道上說而蓋是上達之事也雖然心之具衆理者卽性也心與性本不相離言心則性在其中言性則心亦不外故朱子於大學序言性詳焉中庸序言心詳焉與經文互相發揮則後學之疑於此而可覩破矣

大學只言謹獨而中庸兼言戒懼

大學之教因小學之成功而著大學之明法故只就動處省察以加謹獨之工則大學之存養自在於上面小學之時矣若中庸之兼言戒懼則所以統體說工夫也於其靜處涵養其德性而於其動處益察其幾微以爲内外交治之工者也嗟呼三代以後小學之教不明而存養之工全廢此程門之學必以敬爲主而所謂敬者非戒懼存養之工乎

誠敬是庸學宗旨而大學略言敬中庸詳言誠

大學工夫使此心惺惺不昧者卽此敬也徹上徹下成

始成終工夫裏面都是這敬則何必別爲指稱重言複言而後知其爲宗旨也若中庸則一篇論說是天道人道也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則言天道處不可不屢提誠字發明其實然之理言人道處不得不詳言誠字欲存其實然之心則先儒所謂句句提掇大作波瀾者是豈非明此理此心之實然而自不得不詳者耶

視聽言動是四箇之目而九經章言非禮勿動一句

二十九章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章句曰動兼言行而言觀此則九經之中雖單擧勿動而視聽言之包在

於動字之中者可知耳夫目動而視耳動而聽口動而言則非禮勿動一句非視聽言之綱領乎

大學則雜引經傳中庸所引則專以詩傳者何歟

集其衆說隨所當而引用則大學之雜引別無可疑而若中庸者專說性理其旨義深微實難以言語形容發出也惟古人之詩流出性情其意則淵永矣詠歎淫泆其味則深長矣所難形容處善於形容寓諷起興處自可感發則此非中庸之所以多引詩語以發其言外微與之旨者耶大學或問中齊家章引詩處略有論說觀

此則可推知耳

中庸說上達處多說下學處少用何樣工夫而後可以下學而上達

中庸工夫如擇善固執尊德性道問學等事何莫非切要工夫而切要中最切要者莫如戒懼而養其未發謹獨而察其萌動故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凡爲學者可不於戒謹上十分用工乎嗟乎後來學者每於戒謹上用工不深故一片心界常擾擾不定日用云爲未免隨處顚倒畢竟離道日遠則抑豈非吾黨學者之交相戒勉處乎

序

舊堂序

堂之立今一百十年此堂盖先祖舊家孝悌忠信先祖舊業謹厚恭儉先祖舊風有詩書傳記諸子語五百餘卷即先祖舊書有薄田數十畦老奴老婢七八口皆先祖舊物但當夙夜小心守舊家遵舊業繼舊風讀舊書保舊物而已此外何願遂名其所居之堂曰舊堂因書之

道南一貫堂重修序

夫子嘗呼曾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苟非真

知的學精而一之有以承聖人道統之傳而實得其宗
者蓋不可與焉曾子以是道而傳之子思子思以是道
而傳之孟子孟子之沒千有四百餘年又傳之周程張
朱五先生而其所相傳而相受者要不出一貫之道也
自朱子以後黃蔡陳饒等衆君子者非不蔚然相繼說
得密辨得精而其末也流而爲口耳之學卒未得歸一
於吾道之宗中焉陸沉於元皇明諸儒未免病於禪學
中國之無吾道已二百年矣然天地之間不可一日無
者道也往來天地間而與時推移乘氣而流行者運也
於是天運載道遂渡海而東圃隱鄭先生實首倡之寒

暄一臺二先生繼作而承統至于晦齋李先生而吾道煥然復明會衆緒而集大成者我退陶老先生也五賢之倡道明學俱在大嶺之南於是而吾道又南此先輩所以創設五賢廟于玆者而院號曰道南又以淵源嫡傳之三賢次第躋配而名其堂曰一貫蓋諸先正相傳心法即吾道一以貫之之義也按院錄是院之作在於萬曆乙巳而是堂之火而重成在於 顯廟庚子自庚子一百三十有餘年而堂之棟又不勝風雨之撓遂大發力得成再修之功於今年丁巳實 聖上治化隆盛之二十一年也嗚呼本院八賢之道周程張朱五先生

之道也周程張朱之道卽孔曾思孟授受相承之道也而先聖後賢其道則一以貫之而已也然則登斯堂而顧斯堂之名者可不精思力踐究得乎吾道一貫之妙至於斯堂之成而燬燬而復興久而頹頹而復修上下數百載之間堂之顏凡三易焉則亦可見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一箇機也雖然人之於堂也則見其將傾而必思所以扶支之憂其將圮而必謀所以修葺之積誠殫勞致有此再造重新之事而惟斯道也則一貫之旨旣晦而人莫得以復明一貫之緖幾絶而人莫能以復續大道茫茫絃誦寥寥吾道一貫之名豈巋然獨寄於堂

楣間二字華扁而已則此豈非後學之所慨然者而如不佞之寡陋者亦不無有感於是堂重修之日也若使今日之後學有能講於斯誦於斯揖讓折旋於斯近以先求於八賢之道遠以上溯乎濂洛關閩之道則所謂吾道之一貫者庶幾怳然親承於夫子函丈之筵而天之於斯文亦不喪之矣吾黨君子勗之哉

贈孫注書 鎭翼 聞喜宴序

上之五年春月城孫君擢大比科時年二十一父母俱青鬢大父母俱在堂母之父母暨婦之父母亦俱存噫少年金榜四喜之一父母俱存三樂之首也君旣兼之

君之內外六親亦皆重堂俱慶則世間樂事亦復有如此圓滿哉余嘗奉翫野村先生遺集丙子聞喜宴識喜詩所謂弟兄姊妹樂無故祖子孫曾耆滿前之句未嘗不一詠三歎以爲當日之吉祥善福都萃於一家之中而此樂當罕匹今古君之妙齡科榮復出於野村翁古家而祖子孫兄弟之樂又宛然若當日盛福則余於此有以知君家祖先必有百年積德而所以重發於君也君之大父公用野村識喜韻又識喜於君亦盛事也雖然人情樂則易逸逸則易放放則易怠往往志滿氣肆以謂妙年好科旣如摘髭則黑頭功名亦可以立致鮮

有不得得營營紛走顛沛而不知悔焉此前輩所以一不幸三字深戒於少年登科者也願君不徒喜其喜而以喜爲可憂不徒樂其樂而以樂爲可戒須勵志篤力益修其業毋怠所以立朝事君何以致吾君於堯舜之君當官莅民何以致吾民於堯舜之民爲何善而可以貽父母之令名行何道而可以副重庭之冀望進而不忘斯世之憂退而不忘良士之戒則君之喜不但爲今日一時之喜而君家之樂亦當世世長享之矣豈不休哉戚哉余於君爲外親其喜之也切愛之也深故懇懇申勉於尋常慶賀之外者如此惟君勖哉

賀柳公 聖霖 重牢宴序

吾先妣之從祖兄豐山柳公以 上之十一年丙午行重牢禮公年七十六夫人年七十八是夕公垂白髯峨大冠夫人婉娩低眉兩老共牢而坐錦屛花燭宛然六十年前東床故事兩男以彩服左右扶將衆婦女皆珮容臭羅侍於後內外孫冠而童者皆翩翩對舞門黨諸子弟亦次第奉觴上壽其樂不竆兩老几案間光景都是春風和氣云時不佞有採薪憂恨不能躬隨子弟之後獲覩盛儀惟竊歎于心曰此兩老宜其得偕老之壽而天之餉是福於此老家者固宜矣蓋公性味如醇酒

對人輒使之心醉用心甚忠厚不迫平生無己甚行嗜慾甚淡泊縕袍如佩玉飲水如列鼎未嘗有求慕於外平居常整齊衣冠兀然對案讀四子書至老不倦客至則雖少下堂迎送不自以爲老也夫人又有幽閑和順之德甚宜家人不佞以疑黨之故種種候夫人顏色閨門極安靜常謐如也嗚呼人之不得壽而福之不得厚者不可專責於氣質稟生初厚薄長短之不同人生或心勞形役不得正於貧困憂慽之中或宴安驕泰不知節於情私嗜好之間其所戕吾生而損吾福者不知其幾焉則參同實訣固不在於火候疾徐而淸心寡慾者

吾知爲長生妙方自天祐吉固不在於貪榮求祿而忠
厚安靜吾知爲吉福田地也然則此兩老之偕老眞所
謂性分中眞壽而天之所以載福相餉者豈但一重牢
而止乎今日之樂庶可期重而又重矣謹書而歸孝子
以助無疆之祝又書而告孝子曰君之孝固何如而能
使兩老八十無恙得致此人子今日之樂如此也朱子
嘗跋蔡端明獻壽儀曰孤露餘生無所爲孝奉玩摧咽
不能仰視因請摹其眞而刻之以勸天下之爲人子者
今不侫亦抱朱子之感者也請得今日奉壽之儀竊欲
附刻於蔡端明獻壽圖後以示古今孝子所以事其親

者如是其愛且敬也

記

渭川書窩記

渭川書窩卽余表弟柳君象遠之所築也窩之直北有飛鳳山其一支蜿蜒逶迤南馳三十餘里遇洛江渭川二水之交而止遂斗起爲鳳凰城三面臨江皆削立百餘丈上有古城遺隍周圍三四弓許不知何世設也其東曰柴里修巖先生自河而渭肇基于此者也又東沿渭而壁壁盡而潭潭之上爲觀瀾臺亦先生盤桓遊息之地也自鳳城緣脊而上數三轉而左右夾居曰愚谷

村象遠之家實在右其左腋即窩之所立處也象遠窮居養老杜門求志惟以實踐力行爲務初不欲聞知於世不意九皐之鶴聞于天龍以桂儀再試吏事於兩湖之間象遠惶恐感激恪勤不懈前後二邑治纔三年而旣政通人和聲效著爾則象遠復慼然不樂曰吾之才短且拙更何以萬一報莫如早歸故山與田野老叟共歌頌聖澤又與一堂羣從嘯咏優游於先祖棲息之江山聊以養吾性適吾趣携家族中八九阿蒙使之誦先祖詩讀先祖書隨才教掖庶幾見多少成就者是吾志也因囑諸父諸弟遂縛得數間草窩是年夏解印綬簫

然而歸先祖江山依舊蒼翠自家四壁亦依舊懸磬也曩者余訪象遠因周覽書窩之勝背洛面渭處兩江襟帶之間汀雲水月互呈其奇眠鷗浴鷺各供真趣即地則一拳巖畔自作一片小臺斗壓於咫尺村閭而高下相懸囂塵不敢到林壑自幽閒靜寂真所謂城市間一山林也雖然象遠之爭是窩豈直爲景物役哉夫江光岳色淸風明月俱是在外之物耳若使吾象遠只取其江山風景之勝則蕭灑閒窩適足爲尋常玩物之一處具而已吾知象遠之志不在是耳惟願吾象遠益勉吾進修之業尊德道問於是窩之中益盡吾開發之責春

絃夏誦於是窩之中以之成己於是窩推而又成物於是窩則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夫然後見山之靜而有常有以驗吾仁之體見水之動而不括有以驗吾知之通其於動靜融峙之間眞見得厚重磅礴底氣象周流無滯沛然行其所無事者而所謂景物之在外者沕然無間於方寸上仁知之樂矣象遠其勉之哉

跋

先賢筆帖後跋

堂弟士休成一卷帖以示遂奉以敬閱則首帖卽退陶

老先生遺墨其下皆及門諸先輩手簡也余摩挲久之
曰君之此帖爲取古蹟乎豈筆法乎若古蹟也禹穴之
碑蒼頡之篆蝌蚪蟲魚鳥獸之斷紙爛墨皆可奇也若
筆法也李斯鄒嶧山石刻之畫右軍蘭亭帖蔡邕石經
書皆可法也然而君之不取彼而獨取此者夫豈偶然
意哉君旣生晩陶山身未獲登於隴雲巖樓之間親承
師友答問之旨訣寓僩慕羹墻求所以千載未沬者惟手
澤存焉耳則君之意斯固可見矣謹按帖中所載者多
是寒暄側牘故或蔓草或鵶沫別無所用意於字畫之
間者而與重謹厚皆得老先生畫法宛然若列侍一堂

之上共蹈法門矩度則後生之所敬翫而尚慕之者尤不在此帖乎噫使注于也則神鳳之羽非勝於山鷄使爲贄也則靈蓍之莖非勝於野蓢而雖零羽敗莖婦人孺子莫不爲寶者所寶豈直在於羽與莖哉然則君之此帖亦當不但以筆蹟爲寶而當求其諸先輩德行事業之美師友淵源之盛思所以私淑而慕效之然後辛勤成帖之意乃可以傳美於來後矣第陶山之高峯郎寒泉之子澄而未得一片牘以載是可慨也已

書僑窩成丈涉文稿後

子思子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言其覆載生成

之偏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也夫天之於人也旣生之以德善才智聰明特達之異則宜豐之以福祿利澤以養其身寵假之以時與位使之明其志行其學發其蘊於當世不同歸於草木之腐者固理也而歷論今古若原思之貧左丘之失明韓愈孟郊之窮鄧伯道之無嗣俱未免生成之偏有若災祥之不得其正者則是豈非仁人智士之所以終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耶今吾黨之僑寓翁卽德善才智聰明特達之君子也其心忠厚坦易滿腔子都是愛物之仁不佞嘗入翁之室一窺翁千金寶藏於巾箱之中則有所謂覆瓿集者卽翁

之所言志也其意趣冲澹聲韻淸暢天然去飾絶不帶近世俗子輩葷葱口臭可知其得於性情之正也有所謂散錄者雜記所著傳記序跋狀誌書牘及古今聞見可異者其文章惟務理勝辭達別無所用心有若江河之沛然眞可謂有德者言也有所謂秉燭錄者卽翁之老年所得而最費用許多精力處也所論無非仁義道德理氣性命之說其辨四七則集羣賢同異之衆說而歸極於老先生互發乘隨之妙旨發明精微處極其細密參證論辨處極其博該雖使初學後生不知四七之爲何物者驟而觀之亦可開卷瞭然莫不知老先生之

論爲可宗則若此篇者謂之有羽翼之功似不過也若洪範大衍等說則或推演而益明之或因其說而示其用焉吾儒中此等文字恐不多得於後世也至若論史論人諸作則其是非甚明正立論頗高峻亦足以有補世教也嗚呼翁有如是之德之厚才之美如是之聰明特達而天之所以餉之於翁者則反使之疾病焉鰥獨焉阨窮焉遺佚焉年益高而身益困學益博而命益蹇翁之道雖明而只付之無用之空言翁之書雖成而亦只爲堯夫之自呈而已則未知是命耶時耶此不使之所以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者也雖然逸則淫淫則

邪心生勞則怠思則善心生焉是以自古君子之勵志邁力修辭立言垂千古可久之業流百代不朽之名者莫不從憂患窮苦許多橫逆上磨鍊出來也然則使翁早置之豐亨豫泰宴安逸樂之地則亦安得閉戶屈首於月塢一草廬做得老年靜中工夫得此載道文字於吾黨斯文之間耶然則不佞之所憾於天地之大者於是而可以小解矣顧不佞學蔑識淺焉敢以不潔妄拋佛頭而猥被謬知之辱長者申託之命三載愈勤不敢以僭越爲懼尤懼其罪犯不遜乃敢以天地有憾之說貢之終焉以解憾之說慰之而猶未敢弁之卷首遂謹

書于卷後云爾

書渴睡軒記後

吾渴睡翁其眞渴於睡耶向之渴睡郞三字　聖教蓋古有渴睡漢戲語故因曹吏睡熟之告而引以爲喩以示聖人微哂之意於溥譴之間者也翁遂惶恐自服曰當職旣不能恪勤尸官而罔聞知矇矇若睡中人　聖上誠知臣矣況臣罪當誅而反承此　恩教君賜何敢辭歸而臥數間弊廬仍以渴睡名其軒若世間所謂榮辱得喪欣慼是非一切付之於一枕上蘧蘧胷中常泊然無所用日暮而神倦則睡客退而氣疲則睡飯蔬而

樂有餘則或曲肱而睡看書而意已了則或枕卷而睡
淸風北窓欲做羲皇之夢則輒頹然而高睡五雲西方
欲做日邊之夢則每悵然而息睡翁之睡未嘗一日而
不穩亦未嘗一夜而不安寢也然則翁之睡眞不負渴
睡之 聖教矣曩年拜翁於龜鶴亭仍一夜侍寢於几
案之傍時翁遭西河至慽重以喪儷老年弱緒殆人理
不可堪而翁卽呼枕便睡睡意正濃鼾息終宵自如也
不佞於是乎益知翁形神性氣與道俱運能觀變順理
陶然自化於萬物情役之外而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
然則翁之渴睡不但寓翁之名抑豈非以翁之道而寓

之於渴睡之中耶其所以名軒之意則吾黨故處士南野翁之述已備不佞復何敢贅焉第念翁卽吾先人之平日知己特以不佞爲知己之子辱命以一言之陋翁之此意足令人感淚不敢以不文終辭謹書之後而識其感云爾

題黃從次野與子希往復說後

年來斯文宗匠零落已盡朋儕之間絕不聞此等說話絕不見此等書牘正路蕪塞吾道有日孤之憂矣兩君俱以聰悟之才高明之見談洽之論乃能用力於審思明辨之工往來講論至於累牘而不已當此道衰學廢

之日得聞此好箇議論得見此好箇文字者信是吾黨間一大奇幸事而況野見高希見詳野說多精彩希說頗細密若使高者俯就而反求於低平詳者疏瀹而反求乎精約不專以文句間精彩爲主而必也翫味於常茶之無味不徒以極其細極其密爲務而又須恢拓以圓活放開意思大着眼大着肚痛袪其一分固滯之病虛其心遜其志以求其十分資善之益則可見知日益明行日益力所謂廣大高明之域未必爲兩君輩自畫之地而竊取彼此前後數三幅反覆詳玩則其所辨斥却多過於嚴峻而小溫厚和易之氣其所論說亦多傷

於急迫而少從容商量底意辭理精妙非不逼到骨髓而沉浸寬和之味或似不足文字辨證非不發明重複而支蔓藤葛之弊亦或未免究其病根所由則恐兩君之病俱未免一箇勝字爲之根出來也前書皆曰何不虛心遜志而後書卻不見虛心遜志之意前書皆曰捨是已非彼之心而後書亦不見捨是已非彼之心終未免各主吾見各立吾志無以盡人意而入人言其所以望資求益開疑祛蔽之意恐歸一場閒爭詰而兩家說話各自爲家似無歸宿合一之日一箇勝字恐不是學者小病竊望吾兩賢弟先須痛祛此箇病痛益致吾之

知益明吾之見勿以先入爲主而更加十分商量勿以捨己爲吝而更求十分正當然後往復論辨之功於是而方大有所益矣然吾道之大不但在高深微妙之處在吾人心性之間不徒在渺茫廣大之外在事物日用之間然則學者之所當窮格論辨不必於所論高深微妙渺茫廣大之外而亦不必揀取其難曉難說底以爲設問莫如取其心性間隱微之匿日用上利義之分所以最要於自家切己之工最切於人事當行之則者頓頓提問種種規勉則於存心養性省己檢身之方尤當親切而有益區區所以更有望於兩君者也如老物者

六十年日用都是枉了到今精力已衰慣目力又皆短雖欲親近古人書冊講究古人緒餘而只有日暮道遠之歎而已但以老衰之故一箇好勝之氣較之盛年似覺得減下一二分耳以此傍看兩君之病便作公眼目乃敢不揆老妄區區奉勉未知兩君以為如何

銘

蒼玉硯銘 并小序

有歸余一硯者曰湖西浦濱海水嚙骨礲青其品爲最若好文墨試取而爲具余得之喜曰物之貴者出不常必深山而江海之雖良匠窺覘之不能見斧斤過之不能

痕必得其人乃出待人而後名昔會稽穴有石其色馬肝赤羲之得之以爲硯墨法淸眞妙絶天下有琉璃硯從李白之巫山筆翰成蛟龍有龍尾硯得蘇子用並名於世故有神出之才者必有神物助之觀此硯亦奇產也何不生於羲之時與風字爭名不生於夜郎使琉璃長枯不顧從東坡使龍尾牛後羞而與造化同秘浸之水幾千萬年不出於古而乃出於今硜硜若爲人容者嗚呼物不能自用用於人不能自名假於人名然則爾之物也豈偶爾生也乃叩而聽其聲淸越而應在水中矣蒼蒼然水色温潤如玉潔能自生液一吸而成水長四

寸强博其半寘泓滚貯數掬墨能五日不枯仍名曰蒼
玉硯繫以銘以識之銘曰
爾之潔也君子之質也爾之液也君子之澤也滚而泓
君子之容也玄而默君子之德也涅不渝磨不磷同君
子人也

上樑文

狎鷺亭重建上樑文

固若是無盡也一任江山之虧盈其必曰有複乎重見
亭宇之突兀江遶碧而鳥逾白山更高而風更淸恭惟
松潭先生蔡公風月襟懷江湖性氣毋我長乎爾私淑

退陶門人以友輔其仁相許岡老遂第盡乙巳之黨禍已灰心於榮途笑司馬之小成因斷跡於京輦遂就釣魚斷岸乃構狎鷺華亭相近相親結盟約於烟渚或浴或刷底心性於盤渦几則榧爐則熏靜對洛閩遺帙汀有蘭岸有芷高挹君子餘芳樂琴書而消憂爭道神仙平地抱水月而長臥自爲烟霞主人第靈區顯晦無常而名亭廢興有數初經龍蛇之燹風烟之搖蕩因其變乎中成鳩鵲之巢霹靂之槌碎豈曰偶爾纔起登海之彩蜃又飛昆池之刼灰臺空水自流奈鳳去之已遠風清月不老恨鷗夢之徒寒墨客騷人孰不感慨而惆悵

村童野老舉皆指點而徘徊那知七八世仍孫肯構二百年遺業古礎從殘草略倣昔日規模喬木可假花鵲然新春物色汀松落落陰接小有之墟靄葭蒼蒼光連清湖之院苟非有幹蠱之吉焉能致敦復之休臨臺絶浮埃恍若空中部閣背郭隔烟火疑是物外仙源烟光依微大野之青草漠漠雪花凌亂虛汀之白鷗翩翩豈是等閒樓臺依舊灑落光景襲春風於柳院羣賢之芳躅在茲泛秋月於仙槎吾道之滄洲不遠星斗闌干於楣上無非先賢達士之題瓊瑰璀燦於卷中盡是名公鉅卿之筆瘦蛟爲之起舞陽鳥自此攸居故近釣臺飛

閒鷗已慣於蓑笠爲問淸江與主翁亦知其性情仰扁楣之名益慕先生淸致善述人之事不匱孝孫深誠遂將侑匠之謳庸獻抛樑之頌抛樑東東南天地極寬洪吾家先祖曾有咏白鳥飛前眼力窮抛樑西城市囂塵隔小堤俛仰不勝千載感四佳墟落夕陽低抛樑南南山有石伏賢巖人間富貴都雲外高卧烟區是大男抛樑北千疊雲山江數曲對山終日又臨流想慕當年瀟老學抛樑上夜夜雙淸來復往影入虛窓若有期花琴時有隣朋訪抛樑下滾滾長江無盡瀉一曲棹歌淸且閒孤舟無恙西巖夜伏願上樑之後管領滿江鷗鷺母

負湖海之閑盟吟弄一川風月盡滌襟胷之俗累一床之黃卷秩秩知有遇於古賢三疊之瑤琴泠泠譽誰須於暮道山不崩而水不絕月長在而風長留六韻初成一言均賦

涑水書院明倫堂重修上樑文

詠好賢之緇衣尚且弊予又改觀治蠱之義彖可不圖厥新修衿紳聳觀山川增賁伏惟援薦使申先生尚書孝子麗氏名臣文獻不足徵惟傳御史清節父老以手指尚識上仁攸盧三時之哀哭徹天誠結寸草兩行之血淚着地精感雙鵠何論王裕之自枯不啻孟筍之呈

異長江滾滾溯百行之淵源片石峨峨景二字之里號
盍觀彼南閭之楔蓋聞我先生之風景鄭公愚齋孫先
生服襄敏訓承佔俾學感激　成中之殊遇納允而出
宣夾贊廊廟之訏謨亮工而弘化爲文元賢舅盡蒙養
誘掖之誠載國朝寶書勉躳行節儉之德蓋陽春到處
均布而仁澤密縣徧深適當大荒之年哺以江東漕粟
普濟衆生之命稱曰西方彌陁是故圖像而生祠仍復
尚德而祭社副提學開巖金先生以七峯子爲東岡兄
山海門從遊仰高風於千仞退陶書見賞無虛士於盛
名請斷妖僧頭自韋布而忠憤激膽數發贓吏跡正笏

務而風彩動朝面論無漸於叟張劉陳受益於弘廣苟
非識全體之道充養得來焉能展大用之才從容做去
所以負重名於朝野終然遂初服於巖泉　贈叅判黔
澗趙先生剛毅之資醇正之學受心經於岡老早聞向
裏之方講朱書於鶴門因資終身之用一舉義旅奮孤
臣之白衣三乞　親征瀝滿腔之丹血惟欲盡分於己
職何庸辭卑於小官以禮教而導齊興三物善俗於南
郡設學課而點閱無一士染跡於北人謨猷則貽燕於
子孫道義則矜式於鄉黨盖惟我四先生雖世代差池
於先後而道揆同符於孝忠肆於　崇禎之丙申並享按

靡景節又以　英廟之庚戌追奉開老點翁第茲堂宇
之成在三去癸巳之歲計其日月之數凡百有五十餘
年奈此棟撓而將傾未有物久而不壞遂與渭濱士友
周諮而合謀爰暨江東老成鄭重而區畫皆曰是吾責
寧憚奔走之勞苟不及今圖恐有顛仆之患茲乃始事
於載陽之日揭樑於清和之辰爲嫌地勢過高減一尺
於舊址足容士子齋宿做五架於前規仍舊貫如之何
惟苟完而已矣士殫誠工效力倏見鳥革而翬飛日旣
吉辰又良有若神助而鬼相幸得扶顚而補敗庶無替
於昔人聊且詔後以紹前將有辯于來世茲將燕賀庸

助虹謠拋樑東仙鶴山高可御風不必御風乘鶴去仙鄉自在此堂中拋樑西萬景蒼蒼落日低日暮星稀千載下前人風範孰思齊拋樑南道湖春水綠成潭吾知此水源於行從古丹邱幾孝男拋樑北江流潮上如彎曲春來欲放蒙衡船野老莫須愁費力拋樑上月白風淸天宇曠一氣流行不暫停自強君子宜觀象拋樑下穀麥禾秔連四野憂國老夫但願豐和風是日從南也伏願上樑之後登斯堂而春夏詩書入是齋而秋冬禮樂朝益暮習不撤絃誦之聲鄙廉薄敦益修端謹之行或以文而會朋友麗澤而切偲時有事而執豆籩肅將

而蹌蹐夫然後堂楣生色庶幾乎宮墻有光掲樑上遺塵輝暎鋤老大筆拋佛頭不潔惶愧鯫生拙辭百歲千歲室傳今文古文皆有

西臺亭重建上樑文

物不可以長窮所以受革於井後法既底而肯構何幸獲觀其復初登斯亭焉感我懷也蓋昔我西臺金先生蔓桂性味湖海襟期擢漢策賢良之科畏齋實皇考點宋瑞第一之額克家是先生棲遅郡縣間豈可謂長布所學卷懷卯園側叓無意榮利之途爰得一區溪山遂起數間臺榭西山之爽氣淅瀝一枝笏支頤伊水之澄

波沿洄兩程翁想像若隣栗里寓趣味於黃花村名水晶見心事於白玉挹烟霞而高卧自為風月主人樂琴詩而消憂爭道神仙平地第名園興廢有數嗟碩人邁軸成墟臺空水自流奈鳳凰之遐去磯寒石㪅瘦任鷗鷺之低飛墨客騷人孰不感慕而惆悵村童野老亦皆指點而彷徨幸於古家雲仍遹追先祖鴻緒殫誠竭力蓋自二三世經營越壑超陵不憚五十里功役古礎從殘草略依昔日規模喬木可假花藹然新春物色苟非有幹蠱之吉安能致敦復之休水榭玲瓏共徘徊天雲之影林壑窈窕樂上下禽鳥之音臨臺絕浮埃怳若空

中部閣背村隔烟火疑是物外仙源所懷伊人宛在蒹葭之際未見君子聊寓羹墻之思其必曰予有後予真所謂先于前也此實前賢棲息處豈是等閒樓臺莫許庸人取次來正宜自適嘯咏松蒼而菊老幸三逕之復開水長而山高悵六仙之安在簷前之彩鸞相賀樑頭之王蟾增光遂將侑匠之謳因獻抛樑之頌抛樑東萬古商山只麼崇落落蒼蒼雲峀裏令人却憶採芝翁抛樑西玉院春秋會士齊時有洋洋絃誦響西風吹送渡伊溪抛樑南修善山頭捲夕嵐可愛山名非偶爾面前長對許同參抛樑北十里長郊青一色借問蘇湖橋上

途去來何事紛紛客拋樑上日月照臨天宇朗一氣流行不暫停自強君子宜觀象拋樑下晝夜溪流流不舍混混盈科然後宜放之于海非難也伏願上樑之後老人扶杖而來有吟風弄月之樂多士攜笈而至傚誦詩讀書之工窮源溯流直尋洛建路脉登高望遠庶窺賢聖宮牆水不絕而臺不頹風長留而月長照一言均賦六韻俱成

瀟陽書院廟宇重修上樑文

山高水長百年之風聲不盡鼎新革舊七架之廟貌孔安林壑增輝衿紳聳覩緬惟鄭相國懶庵先生杜石大

老文武全才器重於臯相之門旣以通天犀帶羽儀於
穆陵之世毅然秉軸鰲弁主耳忘身惟一心非懈於夙
夜喪不見齒終三年守制於墓廬胡乃貝錦之斐萋終
見天日之昭晰金處士忍百堂先生早謝科臼從事陶
門淹貫洛閩書必致思辨之精審喜讀春秋傳竊欽筆
削之謹嚴蒙函遂華袞之褒薄旻高義過鄉黨宗族之
所雖夜下問自是山水清標終老烟霞靜界沈諫議嘉
隱先生痛心父殯敬服慈規古人學自期非聖書則不
讀寒老門親受以心經爲要詮辯　潛邸識饗之私恩
嫌近哺餟論　大行廟號之稱祖直據常經惟龍雩友

以輔仁肆金蘭交相託契李師傳　贈贊成稼隱先生端粹資性高潔襟懷謝世杜門痛切昏朝之斁絕讀書求志不以利祿而動心教授鄉里間稍進達方學子耕稼瀨洛上自稱聖代間氓玆豈非篤行之人眞所謂淸節之士南郡事　贈參贊孤山先生孝純而篤德厚而凝不可褻之庸醫嘗炎草而親痾祛體實非偶然神意泣王氷而潭鱗登厨喻氣導於川流　王曰達理著異效於郡治民皆興謠惟其勤職而篤倫所以竭忠而盡孝此是五先生大槩雖當時出處之或殊要之一道揆同歸而百載想慕之何間北望凌虛址瀨翁之遺躅猶

存西指雙龍菴稼叟之餘薰不沫窈窕乎處士之洞寂歷焉泛齋之墟粤若孤山之別天亦近瀟水之勝地蓋玆諸賢之杖屨莫不此間而逍遙是故有司之豆籩同於是廟而崇奉第緣歲月之寖久未免風雨之交侵樑棟攲危實有顛圮之慮制度狹陋亦妨周旋之儀卽舊址而稍加恢張地不改卜廣前規而特爲經始室則重新豈曰將多于前功庶幾愈久於永歲士殫誠工殫技不煩功役之逾時材效良器效精若或鬼神之有相聊述頌禱之意庸助呼邪之謳拋樑東縹緲三山浮半空野老至今傳故事五賢芳躅揔於中拋樑南鳳凰臺下

水如藍莫言鳳去臺空在風範於斯想像堪抛樑西青華山上白雲棲白雲千載閑舒捲不肯低回渡野溪抛樑北落落蒼蒼千仞壁氣像問誰能似渠幽人肥遯貞而確抛樑上星斗昭回天宇曠君子胷襟豁若斯莫教點綴微雲障抛樑下清湘之水流如寫楚醒何處未歸魂不待招招來格社伏願上樑之後羣靈陟降多士肅將聞其風想其人可以立懦夫於百代登斯堂講斯道庶見振儒敎於一方兮光塵之長留與江山而無極

字戒

惟二十九年癸酉十一月吉日庚辰晌冠錫嘉名曰虎

然既名不可以無字字士威敬其名也厥有義大汝念哉乃庸作書以自命嗚呼曰余小子士威汝有丕責于厥躬汝念哉家有四代廟於乃祖爲宗矧惟汝乃祖嫡子嫡孫異諸子汝懋乃德夙夜大惕若昭乃祖宗遺訓無墜爾舊家緒業家其永孚于休曰士威已汝小子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克恭克寅睦爾兄弟以展九族九族既親出而事其鄉隣尊尊悌悌老其老幼其幼內外上下咸若俾老幼無斁時惟乃祖乃父夙夜心汝惟祇適乃父母心無怠曰士威爾大放父母命罔迪酗于酒湎于樂好鼓勇以鬪悍好沾沾以自用罔有求古先哲人

遺法爲則晝夜頌頌惟貨財是事殄厥美罔念不于友弟大不克恭兄長時乃不孝不弟有衆咸懟咸曰士威不肖罔有令德乃祖乃父惟時不豫卽汝大不子父母不子兄長不恤有刑雖悔罔悔曰士威欽哉無忝爾父母曰嗚乎可愛非人可畏非人言與朋友交一乃德罔以面惟心有孚人其罔有後言令聞孔彰汝罔有瑕殄曰嗚呼士威非汝小子驕人無或驕人非汝小子逸無或逸愼乃心不驕不逸克有允德惠迪于哲人有陋德敎勿播人有惡言至返之勿逆允若時克自抑畏人不汝懟否則厥心違怨人乃大不協于汝怒及汝父母自

台貽之其肯曰不自辱曰士威自有丕德自喪伐功汝念哉汝有茂德不有莫與汝爭德汝有茂功不伐莫與汝爭功惟汝邁種厥德無時逸豫若德裕乃身用康乂保厥躬曰嗚呼小子士威無始罔終汝惟克愼厥始其永有終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錄

輓詞　柳𣽬

荒田冷粥自嘲餘夫子窮居是廣居恢拓舊堂詩禮架一門經訓足留畬

伊溪暮轄泊書帷短檠燈畔討蠹緣雙亭未遂聯芳會子敬哀辭寄誕之

又　鄭宗魯

我昔吟此詩（嘗有次韻來寄而公歿今與輓詞并送故云）擬寄愚泉翁琢重相與意備說留於筒噫如翁美質加之學力充聖

賢眞切訓惟思體之躬常言銖粒分徒成口耳空服
膺得至味尋常以語蒙整襟坐明窓出日滿几紅於
焉立本領奉璧夕以終八而篤孝友出則敦信忠民
彝與物則行之惟赤衷所存自發見藹乎其聲容春
陽動襲人良玉氣如虹秉質旣堅固施用惟温恭溯
觀翁平生俗念初無胃世間名與利視之輕如鴻身
甘臥丹壑手不近靑銅簞瓢或屢空雅性長恬冲鄉
黨共悅服望實日以隆秉拂坐覺堂講學氣像雍允
襲先世休優爲章甫宗結交北餘載自愧附下風謬
將累代銘屬我費拙工奚取若惓惓感歎無終窮所

恨地步濶道義阻磨礱迢迢望仙庄風範宛在中有
時發夢寐一席相與同每謂此翁賢受祿宜其豐尙
教用於時樹立絶凡庸吾儕奈運否展蘊路無從和
璧終見刖朝籍遂未通向來方伯薦徒令人虛顒惟
冀享百年明德去愈崇後生得問業交朋亦追從云
胡天不佑一疾奄幽封聞說窀穸日吉地亦不逢當
時罔措景追想心猶恫深幸得牛眠安厝有後峯哀
病違執紼有淚空沾瞳重念令從季白首失觧幪何
當更會面共敘悲緒衝早晚知有日入事恐妨儀餘
懷題舊什玆寄商顔東翁靈若不昧應識我言公

又

成彥根

洛水悠悠幾尺溪瀲波何似送君心郢門不售三朝
玉豐獄空埋百錬金林下聲名寵亦大巻中皆訣老
遡尋十年濶别因千古䌽酒寒阡恨不臨

又

姜世白

端飭舊堂老温然如主人低言猶警響遜顔尚聳神
貞明四德器蘊藉一團春此世難再香峯碧押旻
賢人不務外百行原於心篤孝純天賦敦倫業我忱
風流園樹大湛樂棣華深敬字經身訣朝昏凜若臨
靑氊餘簡策家學有淵源本以詩書訓薰之閩洛門

見解途平實詞華特地尊泱泱南國內對手幾人存
宿昔承嘉會周旋以至今烟花時點綴山水間追尋
寂歷瀼燈話虛閒暮道心嗚呼不可見白日中西沉

又　鄭必奎

清修雅望重儒林詩禮源流滚滚浩博文章根義
理融通講說反身心精神爽朗三秋月符彩堅剛百
鍊金寥落川堂虛丈席甲長山下哭青襟
先修風韻日蕭疎商洛巋然魯殿餘一代衣冠傾行
誼七旬功力在詩書後人應立鴻儒傳空谷遂高處
士廬靜老云亡今十載公私餘淚送靈車

又

黃嵓老

甲山檀神秀巖壑殊奇特往者忽崩騫翻然坤軸弱
蒼然玉立標容易失半璧此事非偶爾我聞一歎息
黔翁吾外先昔者茲於宅一山盡管領十里恢式廓
氣槩侔崋嵂甫申於維岳立齋與直叟相繼蹈徽躅
山南人物論先數儒珍席嶷嶷持憲公雋望無與敵
朝議期公輔殊恩且陞擢投閒卽長夜嶺士嗟無福
夫公實胄胤地靈宜種淑肌肉清似雪霙眼炯如燭
小少已脫羈嶄然見頭角氣摩三都壯腹笥五車積
騷壇遂縱靶老匠袖咸縮西崑休前輩文山躡後跡

青紫脚下隨易可領髭摘奈被蓬心者不下珠與雹
虛操三年瑟坐泣再刖璞天資本近裏內行又修飭
怡愉奉慈闈視聽無聲色因心友二弟棣韡詩堪讀
分烓嫌二體書忍恥近閱遇客輙數腴茹蔬飽如肉
接人渾是和罵詈不及僕直受柔以教逋慢咸致恪
晩篤工尤邃經術更剟索夢寐圖書旨茶飯洛閩學
何煩細心研却已大都得往在丙辰春癧　旨懷奏
牘糾率一方士趍詣四門闢直氣排星斗白日期回
蝕維時樊巖公一札寫在幅易道貴合時納宜自牖
約批鱗愼勿邊恐有不可測　天門欝嵯峨抱幽理

歸輻歸路暫一歇班荊敘所歷爲言此義大可以俟
後百盞棺事乃已耿耿在心曲從今自訟意杜門息
兌塞顧彼譊譊者亦有煩言嘖惟公處夷然曾不介
胷臆晴窓對棐几舊堂春正寂斐亹開言笑四隣聞
蘭郁從容十年中世念浮雲薄先人昔論道取友必
端擇津津尚在耳謂公歲寒栢公亦以其孤不棄加
誘掖庶幾親砭礪磨鈍以成鏃那知誨未畢公寐遽
無覺一身關運氣萬事悲荒麓豐城含景刃幾時爐
叓躍諸公文又修後死責膺勗堪嗟風雨夜白首吊
影隻公歸山叓幽天末斷巖碧

又　　金虎燦

布衣南國百年中詩禮名門謹飭風湖海初心應濟
物丘園晩計也修躬端莊標格省儀鳳璀璨珠璣攫
睡龍宇内無人同此慟何山埋卻舊堂翁

又　　金熙周

泮邸當年拜下塵清輝雅韻滿衣紳文章浩浩空餘
子辭氣溫溫襲座賓安定門人多可觀少陵家世不
嫌貧傷心舊谷芝歌斷寂寞商顏草自春
一曲長川抱至音百年吾道未全沉風流醞籍塵機
斷標韻蕭森古意深足目蓋從高處到工夫偏向靜

中尋執用造門還素計乾坤回首獨長吟

祭文

南漢朝

嗚呼詩不云乎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溫柔則能自虛恭遜則能下人虛以受益而卑以自牧其於進德也何有今閱世久矣何若人之罕見而虛驕忮伐者之滔滔也虛驕則氣滿忮伐則意忌以之受善無地接物多乖終無以入德而不免爲鄉人而止也可勝歎哉余亦鄉里之一庸人也獨有秉彝好德之未盡泯者稔聞公內行之美而慕之公亦不以余爲鄙辱與之遊遊從數十年熟察而願學者多矣公容貌端

謹言辭明辨識高於今人而不以自多行追於古人
而不以自賢孝悌本於家庭而愛敬達於鄉黨年踰
耆艾而猶執子弟之役爲人師表而常存問學之意
一家之爭以遜讓屈己消其纖芥之私庠舍之講以
篤實務本易其辨析之功恂恂乎其風儀之厚而懇
懇乎其訓迪之正以到於遠近無不悅服少長咸得
其歡而總之不外乎溫恭二字以成其德已而公嘗
自謂吾於致知欠工夫不足以進道此蓋公自悼之
辭而益可見不貴知而貴行之意也余賦質踈鹵爲
學浮泛每欲師範公萬一以自矯其偏弊而不可得

今於送公之日衰病憒耗不暇爲長言以悼公畧敍平日願學而未能者以自悼焉

又　柳尋春

嗚呼公在于世若覩麟鳳公歿于世若摧樑棟吾黨何歸親戚何倚於惟我公允矣君子清粹之質獨得於天子諒之性旣畀其全詩禮相傳家法之正吾祖中厓伯舅存省公乃承學發軔邁征其學維何四子六經從容探賾劇炙劬精非聖不讀惟賢是希審内外辨謹義利幾心存忠信身游禮法篤志力行爲己之則其行維何孝友愷順以愉以悅克敬克愼誠殫

供養禮盡喪祭姜肱之床聯被共製公執藝之家百忍
可書處而宗黨出而鄉閭雍雍愢愢篤厚誠實接人
春和持己冰潔言行相顧動靜必式幽隱亦謹細微
愈飭正正論議悛悛宇量有犯不較觀我素養模楷
一世聞望當時餘事文章渾浩淋漓雲漢之手黼黻
之才稷契初心經濟素懷十觧非多五鬼奚止名高
數奇桑榆已至念絕名利樂在簡篇訓誨後進儀式
前賢年高德邵孚尹旁達侯伯聞風薦剡屢徹一命
未及公議攸惜嗚呼我公而至於斯德何其全命胡
其奇顧此世道日薄以渝惟氣是乘於理何求惟公

心事炯炯可識百世在前詔後靡忒言念我私有淚河傾孰無外弟孰無内兄偏蒙眷愛自我髫齡教我牖我耳提面命丁寧懇惻間以書並同憂共喜流出至情雖未服行敢不心銘時造門屏色笑敷腴藹然情曲話言與俱或賜奬詡或施枰衡一心依仰泰山猶輕庶奉杖屨以期百年誰意今日曾簀遽捐追惟往事辜負實深候問之曠憂病以侵教誨之至昏惰已甚承事多違痛恨曷任書室之記詔我眞切庶幾佩服以卒餘業惟公之學日用言行惟公之德忠信篤敬必有知者矣待愚言一席正終萬事歸全日月

有期窀穸已及升公之堂若覩顏色入公之門如聞謦咳悠悠此生再可承誨

又 道安社儒生姜世獻

嗚呼惟天畀人蓋亦孔靈禍福其間孰獨不辭旣與之材而又以傾厄淵餓憲于閼厥生豎彼蒼焰屈馬長卿亦粵宋李閩洛惇惇公之生矣其德寔明燁燁其器追琢以成晩而彌光燭龍昏程餘事文章益放璜聲甲嶂騰踴皓雪崢嶸洛水千里溶滴晃瀁鴻明之世遐不韶諛遽鎩鵬搖莫通驥鳴云胡一夕奎璧晦精謂天爲之又何諄譻孰矜鄉邦孰指迷行士友

攸集肅肅嚴轎公於玆社匊也攸貞斯文之哭有酒旣盈尊靈有知庶歆我餞

又

孫峰書堂儒生韓弘澤
邊性浩王述孝趙希洙

嗚呼先生資稟溫潤氣味恬淡內守堅介外著孝友志在簞瓢之樂而遯世无悶芥視簪笏之榮而窮居不尤閒中事業探旨訣於圖書座上衣帶牖後學於揖讓齋莊中正之工謙虛篤實之行無時或忽自然合度則豈徒吾堂之所景仰允矣一世之所宗師矣生等俱以蒙昧魯劣幸以得生於先生同井之間其激勵誘掖之方耳提面命之道無非晉程明燭迷途

南車而粗知揖讓進退之節者皆是先生之賜也今於遂几將撤之辰生等安仰之慟不徒吾黨之不幸而止耳

又 洪錫疇

嗚呼先生之資精金良玉先生之學布帛菽粟先生之文淵停泉達考其淵源之自寔有得於家學庶克紹乎黔爺存翁之遺則先生之在世賢者心悅不肖者畏服覆其庭鄙吝之萌不覺自消聽其語孝悌之心油然而發先生之歿也鄉邦失龜燭矣吾黨失先覺矣小子後生無所問業而考德枉履之九二曰履

道坦坦幽人貞吉先生蓋嘗觀其象翫其辭而庶幾
深造而有得也歟嗚乎小子後生末學寅緣孔李之
誼篤偏蒙驪明之賞識自早歲往來而得御令兩贄
星星而白余實魚目謂可以雕琢余惟朽木謂可以
彩色幾年春風之席獲沾甘露之沃嗟今日未免小
人之歸撫余躬而頹發赤嗚呼小人曰死君子曰終
存順殁寧君子之能事畢矣惟朝聞夕死之志老而
采篤而喚惺奉持之工衾影無怍身窮心亨嗟後死
之悼惜吾知先生卓然自立者固有異於人精爽炯
然將百代而長存不與萬物而湮滅惟彼水面之風

梧桐之月是果先生襟懷顏範之彷彿者耶誦其詩讀其書可以知其人而知其學今之世太史氏果有能持筆而書之曰舊堂處士趙某卒云爾耶嗚呼已矣只有淚淚沾臆

又　南植正

嗚呼植正嘗聞之大人曰端木子之稱聖人曰溫良恭儉讓此五者盛德光輝之發於外者也今世無聖人無親炙之望自聖人以下鮮克全焉竊以耳目之所睹記具此五者而爲德見於氣象而發於行事者舊堂翁其庶幾乎公事親無違志與兄弟盡怡愉處

宗族得其歡心出而交鄉黨入而接賓友款曲周洽
容或有過而無少不及澹於功名如水踈於財利如
膩安於貧寒如素表裏瑩徹如冰清而玉潔此於五
者之德有難指事貼說而要之溫良恭儉讓之德爲
之根基隨處發見而衆善之集若不可以勝旣也若
其用功於爲學則少之時以躬行爲主中晩以後未
嘗不以講說爲急然其於人之捨日用彝倫而窮天
人性命緩於反身而流於口耳者則必深戒焉吾與
爾岳翁每有論下不能相下或至聲色俱厲而公徐
以一言解之曰義理公物當平氣而出之何至若是

相爭每聞之不覺言下愧服悁忿自消又嘗侍公主道院訓席與諸生講說也懇懇爲諸生無一語一句不反之躬行切實體驗之地余自是益覺口耳之爲末習而講學之爲正躬行說也至於疾病沉綿之際而猶眷眷謂余曰君與子希近講無極太極之義已究竟否講學貴在日用常行處嗚乎此非古之所謂躬行君子乎哉余生平心悅之而不能學又常謂小子曰吾與爾岳翁賢不肖相去遠甚而特以執志之不大差殊幸賴切磋之益近又兼之以姻婭之好汝幸因緣出入於法門吾之願畢矣汝雖受學於爾岳

翁當以舊堂翁爲祖師萬分一有觀感模範之道是又吾之至願也小子受命不敢忘將奉以周旋事乃大謬入門之初外姑捐世小子繼又含恤足跡不及先生之門者三年近纔外除而事又大謬不然者先生奄然不少須小子之不幸到是甚大人嘗擬撤遂之日操文致奠而今斬然在疚無齎哀往哭之路歲値龍蛇再從叔奄棄子姪今又山地之變尤夢寐之所不到而雪冤無地方此腐心而痛骨無暇及於門外玆遣小子而替奠焉伏惟尊靈尚或鑑照

又　權宅模

惟公家學淵源儒林領袖本實內美英華外茂口絶
功利心銘屋漏夙昔意氣激昂宇宙經綸之業廊廟
之具如有用者可舉而措時命蹉跎奄迫遲暮公車
路枳屢躓闊步布衣忼慨炳炳危忠柔兆一行有激
在中介石之貞歸不俟終睠彼先廬花木蓊蒙庭有
杞菊案有義文堂構儼然舊典式遵韡韡秩秩樂我
天倫旣同昆季爰及宗親孝友家政南士之則有來
質問戶屨交錯山高人仰舟虛浪息外至紛紜大何
尤感同室之事會有定議閉門守靜君子坦履庶幾
康寧益造精義那意今年德星晦墜斯文殄瘁吾黨

益凉顧余弱冠蚤拜龍床不謂鹵莽示之周行面諭
書箴砭愚戇狂雖以空疎亦深傾嚮地僻心遐每恨
音曠前秋委進爲省几杖公時示遽幾浹月兩神觀
已朓精力尚強公戒淵冰我斷陽復謂有神勞幸獲
良方哲人之災運值黃楊公秘並痛遠邇咸嗟緬仰
令音言不止斯略陳梗槩庶冀格思

又　舍弟學洙

嗚呼府君舍吾黨棄病劣几幾日月也易簀時握手
數語繼之以天地茫茫星霜倏忽中祥隔宵陽界上
聯床湛翕之樂固知已矣未知地下相逢之期亦從

此作天地悠悠而止乎已矣已矣奈何奈何嗚呼府
君稟清明純粹之氣全洪勻賦予之性疎豁如遠黛
朗目如晨星神彩如霽月襟懷如淸氷耿介拔俗之
資敦謹周愼之行可謂九分資質有道氣象思聖所
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者府君其庶幾乎自在
齠齔已知爲子當孝爲臣當忠事長者敬與朋友信
凡諸彝倫上常行道理可謂不待教而能不待勸而
行及至就學讀小學則思所以行小學之道讀四子
則思所以服四子之訓讀詩書則臯夔稷契之贇襄
都俞伊傅周召之文章制作欣然有有爲者亦若是

之意矣一日發怒太暴受長者責甚嚴所以不敢見數日公惕然警懼痛自刻責作改過書一統凡數十行從間置王考書案上退而俟命矣王考見而喜之曰某也不但文理成行其革心立志非凡庸人物顏氏所以爲顏氏者都不過不遷不貳四箇字而已汝其勉之公自是以後翻然改圖小心謹愼雖或有可怒可駭事而了無幾微色諸父咸曰此兒眞箇顏氏資質丙寅遭先妣喪時公年纔十一方其患候之沉綿也公左右扶護靡不用極及其遭變也哀毁涕泣如不欲生至於六時奠儀三年守制無異成人儀見

者皆嘖嘖不已嗚呼公遭家多難喪威震疊前後居
憂凡十有二載而天之降割我家至於庚辰而極矣
公仰叫俯號求死不得寒不忍溫處暑不脫絰帶足
跡不入中門語言不及外事三月不飲三載茹素以
至澌茶毁瘠杖而後起而守制愈苦日夕攀擗終三
年如一日時繼妣金夫人當中饋纔數月奄遭天地
崩坼之變郤粒乞命絕而復甦者不知一日幾次而
公涕泣扶護左右寬譬得以終喪制夫人嘗謂不肖
曰吾所以隱忍苟活經歷此三十餘年無限苦海者
未忍夫迺兄彈竭心力至誠扶支之故也嗚呼府君

自孤露以後痛先人之早世恐遺業之或墜誠正修齊之工庸德庸行之道惟日不足而其於奉先祀饗之節尤致意焉每晨謁祠廟出入必告當諱辰則瀝掃室堂整襟端坐以致如見之誠蘩蘋奠獻之需必親自點檢灌薦興俯之節必極其誠敬退而受釐弟兄子姪次第環列迭相規勉者式好無猶無忝先訓之意也季父日省府君孝友篤至庚辰遭變之後不忍棄諸孤而出就私第因與之同處以爲隨事敎導之地而府君大事小事不敢自擅一動一靜不敢自行洞洞屬屬以盡其替事之誠而至於友兄弟事諸

父敦宗族處鄉黨接友而禮御下而恭引進敎導之方老而彌篤公常曰慥仲及季鑒厥土休一場之內或左或右飢飽寒暖聊與之同憂樂欣慽相與之共同老一室无忝我所生是吾區區之願往在乙巳季君早世公哀死悼生念念不已孀嫂穉孤置之一室拊之以恩愛導之以義方嗟余病翁年紀相近志氣又不遠公曰誨之吾之友弟自免父母之懷臥則同枕坐則聯床學業之與同征邁之與同議論答問疑難辨釋莫不一與之同七十年天倫湛洽之樂莫如我兄弟而吾先人同堂兄弟十年以前俱以鶴髮尊

年無志在世公以所嘗事先人先叔父者事之朝而省夕而候敬之至愛之篤左右周旋大小承奉之節不以年衰小懈其於宗黨也不以派分而壇界不以親疎而彼此極其親愛一以祖先之心爲心嘗曰近世人要做事務者多是申韓節度而枉宗族此等節度吾則決不爲也凡諸議論不激不頹惟以和緩爲主不抑不揚惟以鎭安爲務行尊則不以年少而不敬雖子姪輩不以自尊而小忽時或有事先廟老少環坐相對規勉皆是敦睦孝謹等事也其在鄉黨也大小議論未嘗別立已見便便恂恂必以誠敬爲行

己之本而至於斯文上義理分數亦未嘗曲徇苟同
聊以爲周遮彌縫之計也以至接賓友則家近大路
戶屨常錯而公必整其衣巾下堂送迎以致款洽酬
酢之禮雖庸人過客日寒則許其溫處而安之有求
則隨其所有而資之未嘗有一毫持難色雖奴隷下
賤未嘗加之以慢罵雖或有畧被警責者不以是爲
怨而反以爲幸嗚呼府君聰明絶倫志氣高邁二十
以前則涉獵書史周覽百家文章以班馬韓柳自任
經綸以堯舜君民自許一心上許多料量不在於區
區一小儒而中年以後見聞日就眞的趍向日漸高

明嘗慨然悼歎曰中間數十年虛費精力只一醉夢
闒豈不懍然而傷心哉遂斷念得失專意於第一等
事業語孟曾思程朱心近等書反覆誦讀潛心玩味
孜孜兀兀或至夜分而後已左右日刻期遵程自非
衰年精力所可堪當何不頤神養精以爲保嗇之道
也公笑曰收拾心神除却胸中雜思慮讀書最好且
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大抵府君之學以持敬爲立身
之本克己爲治心之要平易寬簡爲日用常行之道
故其或發之於施措事物之間者口無過言行不絕
俗虛心謙己卑以自牧卽府君一生究竟法是以真

實之業不爲不篤而未嘗以學問自居思辨之工不爲不博而未嘗以師道自處通達之識不爲不高而未嘗以吾見自多內行既美英華自著幽光秘德自然若珠藏而澤媚玉韞而山輝遠近儒士望風慕德日津津於軒屛几案之間者率多當世名勝或有以儒宮文字爲先誌碣而請者公輒辭以非其人或有以經變疑難而質者公輒辭以無所見或有執經而請業者公輒辭以不敢當或於書牘紙面上有稱號過當者公輒辭以拒之以不决然不可受之義而若於引進後輩開導成就則實有所不能自已者故家

塾黨庠黌院明善之所則與鄉黨間多少秀才或月朔而考講或輪次而通讀或設庭禮以明其進退折旋之節或出問目以觀其志意歸宿之方或有鄉隣後學之志於斯道者有假日陪從之願則公或於山齋與之同榻論難講討不知日之暮而夜之分也嗚呼當此世教漸降儒學日頹之時書案上半餉諷誦一場講討豈不知無補於世而與其無端馳逐拍肩執袂雜諠譁而閒說話其得失大小果如何也府君所以不度時世不避譏議挺身擔當庶幾回狂瀾於既倒裨世敎於萬一者此也每於愚山泉石杜陵風

烟所懷伊人之思老而彌切以至長書短幅聯編屢緘俱是朋友間責善規勉之語說理講道之言若使府君享之以期頤之壽加之以琢磨之工則畢竟成就事業不知至於何等地位而夫何丙丁重回龍蛇奄迫五朔二竪終至於扁倉之望而走矣府君曰噫吾之疾病殆不能復起是日命侍者撤湯爐書冊則命移奉外室賓客則命自外致謝此蓋易簀前數日事也廿二日鷄鳴府君執小弟手曰君欲有言乎生爲兄弟同老一堂凡七十年亦復何恨異日相逢之便君亦老矣似不遠伊邇而至於此道理誠不必果

則只令天地蕩蕩此後事君在善爲家老因命子弟面面申勉皆是戒愼恐懼等語也遂屏婦女正席而終嗚呼天之於府君賦予之如彼其盛且大而若又申之以大德必得之報則學足以羽翼斯道文足以黼黻皇猷至於抱負亦足經綸斯世而嗟呼命與時違畢竟作林下老處士而止此亦命也吾於府君若以是而不能無憾則是不知府君之心者也吾何恨焉最所恨者兄弟本四人虬也不幸長而殤成立者三而弟居其仲門黨間大小責任上有大兄家庭間辛甘燥濕下有季君顧此慵拙作天地中間一閒漢

竊以謂天翁處分若非偶然往年季君歿而天割我一胖前冬又失賢兄天又割一胖其餘存者不過楞然一虛殼而已一縷僅支萬念俱灰大而世道小而門風無非千瘢百瘡危兆敗証不幸病弟老而不死其見則本是昧昧而比日益滚其識則素來蒙蒙而去益昏慵雖欲強作氣力以副府君臨訣時家老之責而其於隻手之難持一葦之難抗何哉一心經營提攜子姪導養幼孫保守我舊廬收拾遺草集成一帙付之家乘聊以觀感誦法之計而自顧氣力凡節甚於下山殘陽此將奈何今夕以後我服將稅我淚

欲枯不知何日歸拜泉臺更做湛樂以洩此天地慈
慈之痛矣

又　　　　　　　　　　　　　再從弟承洙

嗚呼吾家家學自我黔祖剛方正直純粹謙晦儒慕
趾美立祖重先篤學敦德孝源百行會考懿行伯祖
純學蘊不自沽世寡知德猗我存省蜚英當世運否
嶠南學未大試篤生我公丕承遺緒天賦洵美豈帝
淸明春噓冰潔玉溫金精資粹義著自少寡差孝友
之德出自天彝早喪怙恃痛切終身承順繼慈洞屬
代
所六耋嬰戲三年血淚炙事叔父宮不忍異皆無

不奉事無不咨或承之呵惶怵庭俯三喪哀痛無間
喪父愛弟而友怡偲交資有無與同同飢亦樂長枕
大被七十如一塤篪唱酬並進交修本立道生無推
不去以事諸父以愛諸弟堂內有難視作己事病無
可護冒而救之死無可收八而歛之無以爲喪謀所
以賻無以爲生議所以賙一謀一議待公而和推之
宗黨務歸篤厚不要相學盡我之道至誠開導賴多
釋紛在鄕黨謹與朋友信交久不狎稍長加敬謙約
自守畏避近名恭而盡言遜而忠告閉戶鄕鄰時可
則出持論平正亦不苟且疑謗或至輒自反己我之

有失我所懲之人言之過彼亦妄耳不較不辨付與
雲浮此雖踈節皆吾目擩亦惟事事都由學出先生
爲學蓋貴務實病世之儒入耳出口專事辯說無益
踐履如谷騰霧反以自晦誰知上達自下學基讀古
人書學古人事平說大義曉會要旨有子孝悌仲弓
敬恕三近三省亦越三貴人忽公取勉勉從事公有
雅言莫如去私人之百病皆從私字須除此病方可
入道公亦有言莫如持敬不惟敬人在吾心上不惟
敬上亦在待下隨事謹畏毋敢慢侮蓋公之學用此
二者所以處事公恕周遍所以應物從容詳愼公之

所憂切利之說刻迫瑣碎仁義充塞公之所戒畏事
之弊天下之事孰非吾做所以平生克正克勤利義
攸關一刀兩斷道理所宜不苟辭難一言無疵一行
無疵一念無苟一事無愧寧或未思纔覺便行常懼
有過纔差自訟樂取於人好問察邇有言可採不以
其微有善可稱不以其卑一動一靜罔非學力是吾
家學公實獨得晩年所喜尤在魯論熟復正文如誦
已言曰惟聖言徹上徹下就其下者我亦可爲子弟
輕雋宜先學此秉拂講說惓惓引誘訓詁同異不必
屑屑逐章逐句俾各體得匪處師道曰要相資克敬

禋祀餕席整齊諸弟諸姪不失其序熙熙中坐誨言
申申先祖風猷子弟職分因病投藥應物施鍾或警
或勉命面提耳每對後生慈恕箴規與族言睦接少
勉悌引厥善端容彼小過賢愚咸服暴慢猶恪餘事
文章亦足黼黻得喪榮辱奈彼外物漢艎一詠迄我
莊誦稷禼初心空付妄想晦陶遺緒望之未見朝日
傾葵暮鳥歸雲田家太平寫出情性適與吟哦皆是
警省先賢貢隱每辭不堪惟族先德特恤泯潛記實
不爽詔厥子姓一門梁庇吾黨山仰年高德邵氣力
强健夙興拜祠獨處整冠灑掃室堂潔整几案杖屨

逍遙嘯咏林泉同堂有祭無疏不叅宗黨葬送無高
不臨有沮曰否否則不安小子咸祝謂享百年一疾
邂逅五朔沉綿綴綴在床猶能檢身謬客塡門扶坐
加巾彼來勤摯吾敢厭慢三時流矢輒尋厠溷經籍
在此吾敢褻汚至不能運命遷床架觀化之夕神思
了了面面遺誡亹亹不已魔退嫠女怡然易簀易簀
之際足見定力合散消息與道爲體死生禍福惟帝
是宰存順歿寧在公何憾儒林相弔巷問傷心矧余
哀痛又別於兒髫年就學于日省公日省堂父曁公
同宮我僕于中交八二被栩愛偏重眷誨交加處倫

之篤講議之正眼慣耳熟自我釋蒙雖緣會希長無
就將不作棄物是誰之功謂粗有知謬加獎詡隨事
誘掖摘過策勵小大議論肯相下上多少義理許與
評量出入飲食招呼陪遊喪亂疾病憐恤庇護昔在
溪庄每恨地間近接川柳叟喜源源無朝無夕周旋
几簟爲問違候節歸輒臨恩同伯叔義兼師朋庶幾
晩暮依傚寡過今焉已矣嗚呼昌其百年家業從此
永墜六世巾稿誰復料理門風日非誰復矜式有事
誰咨有疑誰質仲兄巋然亦既七耋日又衰耗蹣跚
彳亍嗣姪孝友亦足承家震剝淚病恐難擔起顧余

小子年且知非敢不夙夜勉遵餘教志以事奪工因懶頹益無畏憚終亦止斯與言及此五內如摧

又

再從弟養洙

嗚呼小子侍疾於先生猥欲以朱晦翁所請於劉屛山者仰而請之得聞平日入道次第而先生好謙之德恐不自居以是不敢請先生之易簀今已再周矣日月寖久典刑愈邈諄諄雅言之間曾所習聞而慣聽者尚有所默會而不得而況先生之所不言者何從而彷彿其萬一於精微自得之妙哉獨於先生觀化時一語竊有感焉優游七十年今且無聞而止者

卽先生自悼之辭而以此一語求之先生之平日則先生求道入德之方庶可以得之曾氏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先生其將從事於斯乎嗚呼先生才備而德全行高而學博理明而義精篤彝倫而盡常職謹庸言而矜細行日用九百周流泛應四亭八當未有罅漏之可指周禮之六德六行玉藻之九容九思君子之三近三貴是皆先生之有諸內而實於中者也其造詣地位雖不敢議到而當世名勝莫不推以爲重讓之以皐比仰之若山斗則先生之一生不可謂優游矣不可謂無聞矣而先生之自處常退然若猶

未免爲鄉人也學益高而志愈下德益尊而心愈卑惟其若無也故其有也益富若虛也故其實也益充若使先生之友果有如曾氏者以其所稱於顏氏者稱先生則庶可以無愧於先生矣小子雖汚何至阿其所好子貢之所不爲而爲哉小子自承辟咡之詔先生之愛小子小子之敬先生固有別於堂内諸子弟矣早抱孤露之悲重失靜窩之教所以依仰於先生者實兼父師而尺寸未效梁木遽摧小子今日之悲何間於癸丑己未之悲耶臨化時勉誨之意敢不書紳而合下氣質昏慵深恐付託之不效耳嗚呼明

道雖歿伊川尚在門戶之責顧而無懼而獨惜乎一堂子弟都未免程門入之自不謹嚴考亭之學不俟一再傳而將失其眞矣先生之目將不瞑於地下也

行狀

柳尋春

先生初諱虎然字士威後改諱沐洙舊堂其自號也始祖諱孟高麗侍中趙氏之貫豐壤者咸祖焉入我
朝有諱崇官商議中樞院事自是簪組不絶至七世祖諱靖　贈吏曹參判行奉常寺正號黔澗士林俎豆之高祖諱大胤號立齋以至孝聞曾祖諱瀅號竦軒祖諱時經號中厓世以文學行誼見推鄉邦考

諱錫愚文科歷堂后官止持平號存省齋貟公輔望
不幸蚤世妣淑人豐山柳氏諱後潛之女寢郎諱經
河孫逸掌令諱千之曾孫逸持平諱移玄孫文忠公
西厓先生五世孫也次妣淑人密陽朴氏諱成煥之
女松堂先生諱英后繼妣淑人義城金氏諱汝萬之
女有三子皆柳氏出公其長也以 英廟丙辰五月
十三日生于愚泉本第省彩如畫眼精炯炯如晨星
王考中庵府君喜曰此兒非凡物自能行便知拜跪
自解語能辨字畫五六歲能屬文句語往往多驚人
八九歲已通孝經小學等書反復成誦辨說旨義性

本剛果時有暴發處一日背誦所讀書不能通王考責而退之公卽掩卷而出王考嚴辭切責曰人之爲學將欲服習訓誨培養德性而汝之躁暴如是讀書何爲束所學冊子置冂上使不敢讀者數日公痛自刻責惕然警懼乃作改過書一通凡數十行候王考晨謁祠廟之隙置諸案上退而竢命王考數三披閱喜形于色曰不但文理成行儘所謂改過不吝者也因撫頂面諭曰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苟能因此善端日新又新則其於爲君子也何有自是刻意篤志勑勵修省晨起盥櫛拜候于內外各房整襟端坐終日

讀書周旋左右惟王考意是承其暴發之性便受不萌作丙寅遭柳淑人憂時公年纔十一自疾患沉綿之時晝夜扶護暫不離側不知其幾月而遭變之後哀號擗踊朝夕奠儀晨昏哭泣之節一如成人嘗與六七童子侍王考側王考問曰汝輩各有志願耶公曰誠有之王考卒問之對曰將百萬之衆渡鴨綠而西肅清中原興復大明是吾志也積十年工讀萬卷書並驅左馬屈膝韓柳亦吾志也王考哂之曰汝之志誠不草草十八始加冠著字戒一篇以自警其志向之高大文詞之夙成觀於此槩可知矣甲戌有慶

科公當赴左試行到江津船路甚危試日已迫公卽
返庭王考問其故對曰科事雖重涉危趲程非謹愼
之道故未免徑歸王考曰年少輩難制者科欲而汝
能判得此輕重分數吾何憂哉乙亥四月王考下世
冬十月又遭次妣朴淑人喪翌年四月王妣又下世
周歲之內三遭大故時値無前歉荒家力蕩殘而公
猝當幹蠱之任凡於送終之節饋奠之需稟承親命
靡不用極焉戊寅占鄕解翌年春當會期以端人申
氏病不赴時申氏之病雖無朝夕之慮而公爲其偏
無省護不可捨而遠出書稟于存省公京邸職所遂

停不行亦可見其審於輕重而澹於名利也庚辰遭
外艱公守制嚴苦暑不解絰帶寒不就暖處足跡不
入中門聲色不至詈詈泣血茹素斷茶毁瘠或至杖
而不能起時繼妣金淑人當中饋纔數月奄遭變故
晝夜叫號絶而復甦者不知一日幾度而公至誠扶
護夙宵洞屬無一事或違無一念或怠當寒而煗冷
則親自爇薪當飡而厭進則躬自執饌晨昏定省之
節志色承順之道至老白首如一日淑人嘗語仲公
曰吾所以忍而不死苟延至此者乃而兄至誠保護
之致也癸丑淑人又下世公以衰麻在身之年晨夕

哀號如不欲生以至六時奠儀三年守制與少壯時無異焉每晨拜祠廟大小祠饗必敬必慎以致著存之誠而當忌日則追慕愈切身心必明潔衣巾必齊遬灑掃室堂及庭前夕設床卓屏障於中堂自內告庶品已成則必親自點檢祭禮之有不得已變通處廣詢禮家博考先輩定論以爲永行之規參酌情文咸盡其宜公以妻喪杖朞實有三年之體而練祭受葛之節只行於子而夫則不行非制禮本意遂於端人喪朞行練服節次處兄弟友愛篤至常曰人之難得者兄弟可愛者兄弟而或衰於妻子或形於物我

終始保骨肉之恩者鮮矣可不懼哉兄弟三人從弟一人同居一垣之內坐而聯床臥而聯枕謹夙夜無忝之誠盡天倫湛洽之樂歲乙巳季公不幸無壽公晝夜痛恨置孤姪於懷中撫摩教導無間己子以至成就季父日省公篤於彝倫自存省公捐舘之後不忍捨去宗弟因與公同宮公替事無間左右承侍愉色怡聲無或小違事諸父極其誠愛晚年先行次第零落惟堂父靜窩公歸然在堂公日夕陪侍講論不擬無異嚴師 弟靜窩公嘗語子弟曰吾黨間以儒行稱者未見如吾姪也吾之所贈詩若在孔門齊閔行

如逢舜世傚臯治之句誠非過奬語也在族黨尤致意焉每語羣兄弟曰吾家法文一遵繩墨故後來傳襲之弊或失於奢或失於隘規模節度卻欠撤去藩籬廣大門戶底氣象此豈合族一視之誼哉故當儉歲而不能自存者則謀所以賙之有負糴而不能自辦者則思所以濟之窮喪之無以殯殮者嫁娶之無以爲禮者亦必出謀發慮俾免失時之歎而以式好無猶爲第一義至其言議之有厓異做事之有顚錯反覆曉諭委曲懇到期於悔悟歸一而後已每於祭先受釐之席弟兄子姪環列次第公整襟中坐申申

勉戒或誦說先祖遺訓或引論古家模範勗之以孝
謹悌遜之行申之以宗族親睦之道多少教告皆是
子弟職分常行道理子姪之挾冊門下者無論遠近
親踈訓誨如一必以德行爲先文藝爲後其在鄕黨
謙虛退讓卑以自牧其交雖久而未嘗褻狎其年稍
長則必加敬謹從容周徧無或欠缺其議論不爲苟
同亦不屢異審量輕重務歸停當而至於義理關頭
處確乎有人不能奪者素性汎愛而其於賢朋益友
親愛尤切每於愚山杜陵所懷伊人之思老而彌篤
相對則如逢陽春不見則心焉如渴長書短牘盈溢

几案而俱是朋友間責善規勉之語論理講道之言
也門臨大道日接賓客而雖年少後生下堂迎送寒
乞流丐誠心接遇以至於僕隷下賤未嘗加之以惰
慢之容嘗曰誠敬二字不但用之於事上其於接下
之道亦不外是公聰明絶倫才器過人弱冠已涉獵
書史汎濫百家以堯舜君民自任以周召事業自期
一心上許大範圍不在於區區章句之儒故嘗屈看
舉業前後大小鄉解十居前列而亦不以得喪爲欣
慽處試屋騰踏之中而衣冠常整正步趨必從容左
酬右應卻是平地上氣象也常憂科弊日甚士風日

頹每戒子姪輩曰只盡在我不要捷徑是吾家法汝輩其知之乎以朱夫子科擧非累人之訓程先生不習擧業望弟之戒申申勉諭之蓋公之平日操守只是隨分應擧無一毫苟且之念故畢竟未售於時中年以後聞見日就高明趍向日就眞的慨然興歎曰中間數十年虛費精力都是枉了入事豈不懔然而寒心哉遂益專意於向裏之工以四子爲基本六經爲門路心經近思等書我東諸先輩雅言格說反覆莊誦潛心服膺以爲終身受用之資病世之學者專事辨說而無益於踐履徒務末習而無補於本領不

屑屑於訓詁同異之辨不區區於口耳出入之習乎說大義曉會要旨爲切實體驗之地若四勿三省六德九容句句理會勉勉從事嘗曰敬是立心主宰律已繩尺一念之篤而百體從令一念之怠而羣邪抵隙可不懼哉又曰誠是眞實無妄之謂天下之百千萬事未有不誠而成者况志於學者苟無其誠何以做得眞正篤實之業又曰人之百病都從一私字出學者須先除去此病方可入道又曰人之可戒無如人欲擧一世出沒奔走罔晝夜碩碩所以斁人倫滅天理者職此由也故一生用力專在於體驗克治上

幽獨隱微之中常存怠忽之戒應接事物之際必致
審察之工偏私刻迫之論未嘗一出於口計功謀利
之念未嘗一萌於心施之於日用云爲之間者謙厚
而平實公恕而周徧一端忠愛之誠雖在草野常惓
惓不已嘗丙辰 求言之日士林設應 旨疏推公
爲疏首大槩伸辨某年義理也公愀然而起手自草
疏將措日伏 闕而伸時事機有不敢輒伸己志者
遂發向華城瞻望 園寢而歸自是凡於鄉隣大小
論議一切謝卻以治心養性倡率後學爲晩來事業
家塾黨庠與遠近多少秀才或月朔考講或輪次通

讀或設庭禮以明其進退周旋之節或出問目以觀其議論歸宿之地其引進後學開導成就之志實有所不能自已者公嘗憂一種洋學橫流驚湖以至於衣裳之族將爲禽獸之域抵書林下翁李敬儒曰邪說之橫流全由於正學之不明以明正學講實理等語反覆累百言晚年尤喜讀論語嘗曰吾生晩未得親灸聖門而吾夫子日用言行在此一部語其極則聖人之事而語其近則吾輩亦可行雖熱日方中而讀之不已永夜過半而誦之不撤子姪輩請無以務力損精公笑曰令吾夕死非久而朝聞無路雖夜夜

東燭而尚有日不足之歎此身不病之前豈可浪過
時日哉公宗族之家于商者十五六世各派諸先輩
嘉言懿行足法於子孫者公爲之撰述誌狀藏于追
遠堂以爲觀感儆則之地至於文章在公即餘事而
自蚤歲體段已成往往秦漢餘法晩年以理勝辭達
爲主布帛而彜文黼黻粟而濟滋味發於詩句著於
書牘者冲澹渾浩眞是有德之言也然不喜著述閒
有不得已應之者亦不以自居也丁卯秋爲就靜之
計攜心經入墳庵數日感疾還家疾旣革命諸弟姪
進前誡之以各遵先訓勿墜遺業遂屛婦女正席而

終卽十一月二十二日也訃聞遠近士友莫不奔走致唁曰君子亡矣吾黨將安所依歸翌年正月葬于甲長山東麓庚坐之原越三月日遷厝于飛來南麓負酉原先生天分甚高德器夙就以悠地聰明加篤實工夫學承家庭道在日用事親而盡其孝奉先而盡其誠爲兄而盡其友處族而盡其睦在鄉黨謹與朋友信其於彝倫上常行道理曲盡無餘是豈但資質之美而然哉盖其治心也以誠敬爲本行己也以忠信爲主不憚改過而樂於爲善恬於名利而安於貧窶其於克伐怨欲境界尤致意焉思辨之工不爲

不精而未嘗以問學自標踐履之力不爲不篤而未嘗以行能自居通達之識不爲不高而未嘗以吾見自多常慊然若無所知而無所能焉或於難疑問答之際輒辭遜而不質言或於書牘過重之稱輒固辭而痛拒之平生一言一行皆可師法於世於乎盛矣若使公進用明時得展其抱負則經綸足以陶鑄一世文章足以黼黻皇猷必不爲漢唐以下規模制作而天於吾道不謀已久屢登薦剡未霑一命畢竟終老於荒閒寂寞之濱此乃斯世之不幸在公何憾哉有遺集十數卷藏于家配平山申氏　贈大司憲克

齋諱益愰之孫郡守諱琰之女天性仁孝事舅姑以
誠奉君子以禮實爲宜家之婦先公八年而没葬于
法谷卯坐之原无嗣以季弟獅然長子述志爲后三
女長適朴文寧次適成周會季適金性準述志初無
子以從弟述周子觀榮爲嗣有文行早夭晩生子佐
榮述志以可隱公所撰家狀授尋春使繼而狀之竊
自念尋春無狀自幼少時從學于外氏師事公五十
餘年矣耳聞而目見心悅而誠服每有公明宣學而
未能之歎蓋其德熾之盛雖無以形容而親炙之久
亦豈敢曰全無窺測哉子思子贊詩之衣錦尚絅曰

惡其文之著也又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公之學其有得於斯也歟今於賢胤之託義不敢終辭謹因家狀竊附以平日尊事慕悅之意以竢夫秉筆君子採擇焉

墓碣銘 并序

柳致明

致明少遊損齋南公門下竊嘗講服一時道義之契如舊堂趙公其一也間亦一瞻顏色懇懇乎其德儀也今往事盡然在懷而其孫佐榮以其從祖叔父述周之命責以顯刻之辭惟懼不堪敢固以辭謹按趙氏貫豐壤麗平章事諱孟爲上祖我 朝商議中樞

院事諱崇始居尚州七世而奉常正諱靖號黔澗
贈天官左侍郎享涑水院三世諱大胤以孝聞生諱
瀣生諱時經俱有德行生諱錫愚文科負公輔望不
幸早世卒官持平卽公皇考也妣豐山柳氏後潛女
修巖諱袗玄孫密陽朴氏成煥女義城金氏汝萬女
公柳氏出也　英廟丙辰公生初諱虎然後改沐洙
字士威幼而警頴解語辨字畫偏旁五六歲出語驚
人未十歲通孝經小學課學外修子弟職日勤丙寅
遭母憂哭擗如成人什八加冠效周語作字戒辭語
遹古明年赴試見江路險危卽旋馬戊寅占解當隨

計有室中憂病公以省護易疎虞不可以得失易死
生亦停行庚辰丁外艱時繼妣金氏入門纔數月叫
哀屢絶公創巨情迫益以哀苦或至杖不能起猶自
力扶救一意洞屬至老白首如一日癸丑遭故公且
六十矣守制益嚴既除喪日拜廟謹齋祭丁卯感疾
臨歿語子弟以恪守先訓正席而終享年七十二葬
甲長東麓負酉原　公少負才氣嘗侍王考言志有投
鞭鴨江肅淸中原胷藏萬軸壓勝韓柳之對既擩染
典訓日就規矩知修身爲立命盡倫爲常行委身從
事五十年矣霜露之感如將有見連氣之愛如或有

傷替事季父慈孝無間日侍從叔靜窩公講問服習
率以經禮爲先每祭先飲餕之席誦說家先遺訓申
勉不已少事公車屢擧而屢屈省闈卽輟不爲專意
四子洛建書樂與賢朋友相資警我先師及立齋鄭
公其最相善也屹然有交撐互持之功倡率後輩以
曉會要旨切實體驗爲歸宿常以三省六德九容自
修飭嘗曰敬爲立心主宰誠是修己要道志學而不
於此用功何以做得眞正篤實之業蓋其兢存冲養
之實有不可誣者配平山申氏克齋益愰孫郡守琰
女孝舅姑宜君子葬法谷卯坐之原無嗣取季弟獅

然子述志爲後三女朴文寧成周魯金性準述志初
無子以從弟述周子觀榮嗣有志行早夭晩而生佐
榮方攝公祀銘曰
商山舊日三老鼎峙公居其一道在於邇篤於彜倫
謙於持己兢兢其心坦坦其履一言以蔽躬行君子
琢之貞珉令聞不弭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十